

再难的日子，
都不要去埋怨，
生活就像赶路，一旦脚迈出去了，
另一只脚就要跟着往前迈，
就这样一直走，
一直走，一直走到好日子。

王 馨

朱洪海◎著

世间最伟大的女子，人生最真挚的情怀
感动堪比《戈壁母亲》《漂亮妈妈》
人淡如兰，见证最美丽的
「中国式」母亲

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 馨

朱洪海◎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兰馨 / 朱洪海著.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2. 2

ISBN 978-7-5402-2774-6

I. ①兰…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5504号

兰 馨

作 者	朱洪海 著
责任编辑	安 静
装帧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2-2774-6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哥哥，
以及和他们一样坚强、执着，
对未来一直充满希望的人们。

生活就像走路，一只脚迈出去了，
另一只脚就要接着往前迈，
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
一直走到好日子。

自序

兰花是一种神奇的草本植物，它品德高洁，枝叶典雅，花朵幽香清新。它是一种精神、一种艺术、一种情怀、一种境界。我的母亲，小名兰儿。这个朴实的名字在农村极为常见，目不识丁的外公当年给我母亲取名时，也许并不懂得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背景和含义。但我一直相信，也就是这个名字在冥冥之中赋予了母亲兰花一样的气质。

中国兰文化的奠基人孔子以“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的精神气质，象征不为贫苦、失意所动摇，仍坚定向上的人格。爱国将军张学良也曾经如是评价兰花：“兰花花中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兰的境界幽远。”我总感觉母亲和兰花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从很小的时候就听母亲讲起过去的事情，那时听来觉得遥远而又有趣，有时候也会生出一些无言的感动，但在童年的记忆中，这些刹那间的感动，总会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淡忘，因为年幼的我并不能真正读懂母亲。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学着独自面对社会。生活中的无奈会让我偶尔碰壁，工作中的挫折也会让我时常迷茫。我开始联想到母亲讲过的那些故事，常常会在惊讶与震颤中反复地思考，母亲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

也曾努力地回想我的童年，最早能够依稀记得的一些零星片段，便是我6岁左右。如此算来，我记事的时候，母亲应该正是我现在的年龄，三十多岁而已。记忆中的母亲一直在为这个家庭不停地奔波，忙碌，盖房子，供我们兄弟俩上学，帮我们成家……在我心中，母亲似乎是无所不能的。条件艰苦时，她告诉我，只要好好学习，将来什么都会有。遇到困难时，她告诉我，只要努力坚持，就会有希望。

英国著名的电影演员查尔斯·斯宾塞·卓别林这样说：“对我而言，我的母亲似乎是我认识的最了不起的女人……”的确是这样的，正是出于对母亲的依恋和热爱，出于对一种精神的感恩和崇拜，我以母亲为生活原型，完成了这部小说。《兰馨》如实记录了我从母亲那里听来的那一个个难忘的故事，同时也结合自己的想象融入了一些创作的元素。

我的家乡如皋是江海平原上的一座小城，这里的景色秀丽，民风淳朴，养育了勤劳善良的人民。小说中兰馨的故事既是我母亲的故事，更是江海平原上广大母亲群体的故事。这里有着许许多多和兰馨一样的母亲，她们坚强、执着、朴实、坚韧。她们用柔弱的双肩，背负着家庭的重担，她们用顽强的意志，追逐着幸福的生活。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环境，她们总是对未来充满希望，总是用长远的目光规划着生活，憧憬着未来。

如果你和小说中的人物同龄，如果你在农村生活过，那你一定能在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如果你从未经历过这一切，如果你只是个孩子，那你也可以从书中得到更多的收获和启发。相比过去那些苦难的日子，如今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再过这样艰苦的生活，但主人公面对逆境的态度，处理问题的做法，都值得我们学习。

这部小说是真实的，点点滴滴的故事情节是那样的触手可及，仿佛就在昨天。这部小说也是虚构的，所有的故事都属于那个过去了的年代，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将永远尘封在我们记忆的深处。故事中的人物，无论美好的，丑陋的，真诚的，虚伪的，这一切仅仅只是故事而已……

回忆过往的苦难，也许会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今天的幸福。现在，我把这一切展现在你的面前，希望能够给你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带去触动和思考，带去自信与希望。正如主人公兰馨所说：“再难的日子，都不要去埋怨，生活就像走路，一只脚迈出去了，另一只脚就要接着往前迈，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到好日子。”

朱洪海

2011年12月16日

目 录

1	割茅草的小女孩儿
4	我要上学
8	格子纸
11	铅笔丢了
15	难忘的表扬
18	倒花生
22	娃娃亲
26	漂亮的嫂子
29	无奈辍学
33	融入生活
37	可怕的脑膜炎
41	父亲成了叛徒
45	苦难的姐弟
49	李思文
53	缝纫机之梦
57	三姐妹学徒
61	烦恼的争吵
65	李思文提亲

69	一切从简
73	初到李家
77	河工之旅
81	养猪能手
85	怀孕的日子
89	兰明之死
93	痛苦的轮饭
97	三间瓦屋
101	拉 纤
104	一夜的劳作
108	兄弟阅墙
112	忍一时风平浪静
116	幸福靠自己
120	自留地风波
124	结 扎
128	清 退
133	骨 折
137	神医陈少兰
140	敬 老
144	奔波的内招班

148	童年的远行
152	特别的强强
156	李思武借砖
160	烧砖窑
163	忙碌的一年
167	意外的阻挠
171	好事多磨
175	平房还是楼房
180	老太太的吵闹
184	迷途的羔羊
189	艰难的转变
194	新楼落成
198	时光太匆匆
202	有多少梦可以重来
207	弟弟的初三
211	一路奔跑
216	后 记
219	网友留言选摘

割茅草的小女孩儿

八岁那年，兰馨学会了用茅草搓草绳。

茅草是苏北地区常见的野草，草叶细长，韧性十足，是搓绳的上好材料。一九五八年的农村，物质资源极为贫乏，塑料绳少见而且金贵，和它相比，便宜的茅草绳成了社会上普遍使用的捆扎物件的用品。农村的孩子懂事早，兰馨从身边的小伙伴们那里学会了搓草绳，每天割草，搓绳。搓好的绳子可以拿到城里去卖，120米一捆，每捆能卖1毛5分钱。

天刚蒙蒙亮，兰馨悄悄地起了床。她今天和好朋友兰玉约好，去薄家湾割茅草。

本地割草搓绳的人太多，晏家岱的茅草差不多被割光了，人们只能跑到更远的地方去。兰玉的外婆家在薄家湾，听说那里茅草很多。

兰馨急匆匆赶到村口大桑树下，兰玉已在那里等她。两个八岁的小女孩，带着镰刀，挎着篮子出发了。瓦蓝瓦蓝的天空中隐隐约约有几朵形状不一、大小不同的白云在追逐打闹。这时，火红火红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徐徐上升，升至高空。它放射出五彩的光芒，照遍整个田野。空中不时有早起的鸟儿轻快地掠过，它们的歌声是那么的优美动听，让两个孩子的心更加欢快起来。远处，波光粼粼的龙游河在阳光的映照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走了不知多久，她们感觉有些累了。正想停下来歇息会儿，兰玉忽然又惊又喜地喊起来：“兰儿，你看，就在前面，到了！”

这是一处很大的空地，因为离村庄较远，一大片的茅草长得异常繁茂。细长的茅草叶碧绿碧绿，在早晨的微风中轻轻地晃动着，还带着没有散去的露珠。看着这一片上好的茅草，两个小女孩将一路的劳累早已抛到了脑后，立刻拿起镰刀开始挑选中意的茅草。她们在草丛中蹦蹦跳跳，愉快地忙碌

着。兰馨甚至还哼起了刚刚学会的童谣《茅茅针》：

茅针茅针两头尖，我吃茅针你上天；

茅针茅针两头长，我吃茅针你上墙；

茅针茅针两头翘，我吃茅针你上吊；

茅针茅针两头红，我吃茅针你吃虫。

草实在太多，当篮子里无法再塞的时候，兰馨万分不舍地望着周围没有割完的草停住了手。就算割下来也带不走，倒不如留着明天再来。

提起装得满满的篮子，兰馨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篮子茅草的分量。草这么多，路这么远，该怎么回去呢？到这时两个孩子才从找到茅草的兴奋中冷静下来，认真地思考面临的重大难题。兰玉犹豫了一会儿说：“兰儿，和我一起去外婆家吧，让我外婆送我们回去。”

兰馨稍稍愣了一下，故作轻松地说：“你去吧，我自己回去！”

兰玉担心地问：“你认识回家的路吗？”

“认识，我认识！没事，你走吧！”兰馨从小就是这样，她从小不愿意给别人增添一丁点儿麻烦，再大的困难她宁可一个人顽强地面对。其实，只有八岁的她哪里认识回家的路呢，不过，她是个爱动脑筋的孩子，她想：我只要记住方向，一直往西北走应该就能到家的，就这样慢慢往回摸吧。

兰玉吃力地背起篮子朝外婆家的方向走去。兰馨也弯下腰来，将装满茅草的篮子背到肩上。这是一只破旧的篮子，母亲用了多年，把子早已断掉，兰馨用自己搓的草绳系在两侧。篮子背上肩膀的那一刻，她稚嫩的肩膀被草绳勒得生疼。她咬了咬牙，定了定方向，开始慢慢往回走。

太阳渐渐升高，初夏的空气有些闷热，兰馨只觉得蓬乱的头发中一阵阵的又刺又痒，绳子勒着的肩膀有些发麻，那细细的绳子仿佛已经嵌到肉里去了，背上的篮子也越来越重，如同一座小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汗水好似一条条小虫子，从额头上爬到了眉毛上，渐渐迷住了双眼。更多的汗珠从脸颊汇集到下巴上凝成很大的一颗，“啪！”的一声摔落在脚下的草丛中。后背的衣服早已湿透，因为没有穿袜子，鞋子里感觉粘乎乎的。兰馨顾不得这么多了，用脏脏的衣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拨开前面探到路上来的芦苇，继续向前赶路。

太阳渐渐爬上了头顶，兰馨越走越慢，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她担心起

来，如果不能及时回家，可少不了母亲的一顿责怪。家里一共兄妹五个，一个姐姐，一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她排行老三。父母亲都是普普通通的庄稼人，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代里，拉扯五个孩子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平日里，孩子们一个个都很懂事，从不轻易给家里增添麻烦。

兰馨放下肩上的篮子，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这是一个十字路口，眼前的一切显得那么陌生，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该朝那边走——兰馨居然迷路了。不会是走错了方向了吧，不会找不到家了吧。此时此刻，一家人一定已经坐在桌前等她回家吃饭呢。她忍住快要夺眶而出的泪水，急切地向四周张望着，空旷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孤苦无依的无助感瞬即涌上心头，她靠在一棵树上，呜呜地哭出声来。

忽然，不远处传来了阵阵苇叶哨子的声音，她急忙循声而去，路边芦苇丛旁，一个高个子的大伯正拿着一片芦苇叶，专注地卷着哨子。

“你好啊，细伢儿。”高个子的大伯转过头来，“你真能干啊，割了这么多的茅草。”

兰馨怯生生地点点头：“我要回去了，我是晏家岱的。”

“你是爬爬儿（父亲兰启佩的绰号，矮板凳的意思）家的二姑娘吧？稍微等一下，我把这个哨子卷好了就送你，好吗？”兰馨喜出望外，眼前的这个人居然认识父亲，也认识自己。一会儿工夫，一个卷好的苇叶哨子递到了兰馨的手中。高个子的大伯拎着兰馨的茅草篮子，在一阵阵欢快的苇叶哨子声中，一直把兰馨送到了晏家岱村口的大桑树下。

看到了身边熟悉的一切，兰馨这才想起，刚才歇脚的地方自己平时也去过，今天也许是因为走了太远的路，也许是因为过度紧张，居然迷路了。她不禁懊恼地叹了口气。

当又饿又累的兰馨背着一篮子茅草迈着蹒跚的脚步来到自己家的茅屋前的时候，父母亲正坐到桌前准备吃午饭。见兰馨回来，父亲淡淡地问：“去哪里了，到现在才回来？快来吃饭吧！”兰馨默默地用手摸着被草绳勒得红肿的肩膀，忍住想要放声大哭的冲动，轻声说：“在割草的。”兰馨没有告诉父亲今天她找到了一大片茅草地，更没有告诉父亲今天回来的路上差点迷路，她只是默默地喝着碗里的稀饭。对于忙碌而辛苦的父母来说，生活艰苦，能把这一群孩子养活已是不易，千万别再添乱。

我要上学

整个夏天，兰馨总是和兰玉一起割草，一起搓绳，一起玩耍。随着九月的到来，她突然变得孤单起来——兰玉去了村里的学堂上学，而她的父母并没有让她上学的打算。看着周围的伙伴们一个个走进学堂，一个念头也在她的心里暗暗滋长。

大哥兰生九岁进的学堂，成绩一直不太理想，直到十六岁才上到三年级，到最后兰生实在不想再进学校的门了，父亲才同意他回来劳动。兰馨知道，重男轻女的父亲只允许家里的男孩子上学。女孩子，早晚都是人家的人，和男孩子不一样，上再多的学对这个家庭来说没有什么用。生在这样的家庭，上学对于兰馨来说，的确是个非常奢侈的渴望。她尽力抑制住自己内心的想法，依旧每天平静地割茅草，搓草绳。

姐姐兰凤出门的日子越来越近，虽然只是嫁到了前村的西南洋，但兰馨的心中却有说不清的不舍。在这个家里，忙碌的父母亲成天在地里劳作，无暇顾及孩子们，和自己最亲近的就是姐姐兰凤。眼下，姐姐就要到别人家里去过日子，兰馨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兰凤出嫁那天，兰馨拉着姐姐的手，久久不肯放开。她知道，这一放手姐姐就进了婆家的门，再也不可能每天和自己在一起了。她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眼泪汪汪地看着姐姐。其实，兰凤同样也舍不得这个懂事的妹妹。自己出嫁了，也许家里的不少家务活就会落到妹妹的肩头。兰凤帮兰馨抹去挂在腮帮上的泪珠：“兰儿，别哭，姐会回来看你的！”

兰凤出嫁的第三天，按照当地风俗，是回门的日子。回门又称“三朝回门”，是婚事的最后一项仪式，女儿在结婚后第一次回家探望，主要表达女儿不忘父母养育之恩，女婿感谢岳父母等意思。一般，女方要设宴款待，新

女婿入席上座，由女方家族当中年长的亲友陪同吃饭。

知道今天姐姐要回家，兰馨没有起早出去割草，她带着小木凳和晒干的茅草来到屋后的竹园中，准备边搓绳边等姐姐。早晨的竹园空气清新，鸟鸣阵阵。兰馨把茅草顺好放在右手边，挑出几根细长的，娴熟地打个节起好头，然后把绳头踩到脚下。她的双手上下不停翻飞着，随手捡起几根草叶，夹进绳头中，两手颇有节奏地搓着，“唰——唰——”细细的草绳飞快地在她的小手中延伸。兰馨搓绳很用心，搓好的草绳劲儿足，粗细均匀，每次去城里卖的时候总是很顺利。一会儿工夫，兰馨的脚下便有了一大摊搓好的草绳。她站起身来，将草绳一圈圈理顺、框好放在一边，然后又蹲下身来，拿起一旁的草叶。

不知不觉，放午学的时间到了，兰馨已经搓了两捆草绳放在身后。她吹了吹有些发红发麻的小手，侧耳听了听家里有没有姐姐说话的声音。这时远处几个孩子的身影吸引了她的目光。那是兰玉和几个一起上学的小伙伴正放学回家呢。她们背着自家缝制的小书包，一齐说着儿歌往回走：

娘十三，爷十四，
哥哥十五，我十六，
看见外公娶外婆，
我在前头放焰火。
谎三哥，谎三哥，
你谎没得我谎多，
我上田里去挑小麦，
扁担头儿上做了个喜鹊窝。

儿歌说完，大家嬉笑打闹着往远处跑去。兰馨低下头来，抓起草绳狠狠地搓了几下，眼中不觉竟有了泪水。

“兰儿！回家吃饭了！”是姐姐在喊。“姐！”兰馨兴奋地叫了一声，丢下手中的绳子，跑出竹园，迎上前去。看到兰馨的脸上还有未干的泪痕，兰凤愣住了：“兰儿，怎么哭了？”兰馨立刻低下头去咬着嘴唇默不作声。她两只手拉着自己的衣角，双脚有些不自然地在地上蹭来蹭去。“到底怎么了？告诉姐。”兰馨用手指了指远去的放学的孩子，不争气的泪水再一次流了下

来。兰凤一下子明白了，妹妹是想去上学呢。她把兰馨拥到怀里，抚摸着那夹杂着枯竹叶的蓬乱的头发疼爱地说：“兰儿，别哭，姐今天就送你去上学，好不好？”“真的？”兰馨抬起头望着姐姐。从小到大，姐姐从来没有骗过自己。她知道，姐姐对她说的话总会尽力去实现的。

今天的饭桌上有了难得一见的肉，屋子里也洋溢着喜悦和温馨。兰馨是女孩子，不可以上桌子吃饭，她坐在灶前烧火的小木墩上，侧耳倾听着大人们的谈话。虽然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但这和她上学的愿望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她知道姐马上就会和父亲说上学的事情，她默不作声，静静地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爷（ya）！”趁着父亲和新女婿谈得投机，兰凤开口了，“兰馨也不小了，你看能不能送她去上两天学，她聪明，不上可惜。”

父亲收敛了脸上的笑容，慢慢放下手中的筷子，顿了顿说：“哦，上学。我知道兰儿脑子好，可上学要交钱的，我们上不起。再说这家里的事情，你又不是不知道的……”父亲把跟前粗瓷酒碗端起来又放了下去，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兰馨从一旁跑了出来，急切地说：“爷（ya），家里的活儿我会帮着做的，只要让我上学，做多少我都愿意……”

“学费我帮她交。”兰凤认真地看着父亲。

沉默寡言的兰启佩不再说什么，低下头去喝酒，算是默认了。呵，同意了！兰馨的嘴角露出了掩饰不住的笑意，她偷偷地朝姐姐看去，姐姐也正笑咪咪地朝她看呢。

吃过午饭，兰凤帮妹妹洗了头，用红头绳扎好两个小辫子，换上一身干净的衣裳。经过这番打扮，兰馨顿时就有了学生的模样。兰凤从家里搬了一张小木凳，带着兰馨去了晏家岱唯一的学堂。说是学堂，其实应该只算是一个小的教学点吧，只有一位老师，二十多个学生，分作三个年级。

晏家岱学堂的这位老师叫周友圣，是整个晏家岱公认的最有学问的人。周友圣读过高中，考过大学。据说当年考大学的时候，文化成绩远远超过录取分数线，但是在体检的时候出了问题。他的肝比正常人的要大，不符合体检标准，一直没有被录取。倔强的周友圣并不甘心，连续复读了两年，每年

文化成绩都高出大学录取分数线，总是在体检的时候因为同样的问题进不了大学的门。第四年的时候，周友圣放弃了复读，他相信自己的命运就该如此。他回到晏家岱，当了一名代课老师。

听说学堂的教室就是周老师自己家的房子，是周老师已经去世的奶奶留给他的财产——这村上不可多见的青砖瓦房。兰凤从衣服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手绢，那里包着三天前结婚时的捏手钱。她先在周老师那里交了两元钱的学费，再从村上的小店里为妹妹买来一枝带橡皮的花铅笔。兰凤怕妹妹不小心把铅笔弄丢，就在铅笔的末端刻上一个细细的凹槽，再用一根细线系好挂到了妹妹的脖子上。

周老师把兰馨领进教室，安排好座位。兰馨的课桌在教室的一角，桌面有些破旧，左上角不知被哪个调皮的学生掏了一个小洞，透过桌面甚至能看到自己的脚背，课桌旁边的墙上可能是因为漏雨，有一块很大的霉斑。兰馨可顾不上这些，她有些新奇，有些不安地坐在座位上，等待上课。

“铛铛……铛铛……”周老师有节奏地拉响了房梁上的一个铃铛，所有的孩子立刻一窝蜂地从门外涌进来，跑到了各自的座位上规规矩矩地坐好。兰馨望了望窗口姐姐那充满期待的笑脸，跟着周老师和同学们一起读起了课文，声音细细的，颤颤的：“工人、农民、米面、豆子……工人、农民、米面、豆子……”在这读书声中，兰馨体会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幸福与激动。